



生活

# 马兰店

· 格尼

## 大寒

闺女心疼，走过去劝：“爸，别上火。”闺女忍不住，声音带上了哭腔。

三喜朝闺女摆摆手，闺女抹着眼泪去干活，惹得女人眼圈也红了。

三喜喃喃自语：“它们心里淌血了呀！”

三喜蹲在那些土豆渣跟前，脖颈低垂，眉头越蹙越紧，褶皱像枝蔓沿着眉眼攀爬，黝黑的脸膛拧成烂抹布。背后，不时有土豆从高高的土豆堆滑下来，滚到不易发现的角落，听天由命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大量草叶的碎屑沾在土豆渣上，土豆更不像土豆，像一堆牛粪渣。三喜直起腰，慢慢向王山家走去，边走边大声说：“拉粉，拉粉！”

在马兰店，三喜会修拖拉机。谁家拖拉机有点小毛病，三喜是不上门去看的，给那人讲明白该怎么收拾。只有遇到疑难杂症，三喜才登门修理，没有他修不好的。三喜决定自己做拉粉机器，把这些土豆拉成淀粉，晒干以后，不担心受冻腐烂，放十年八年不成问题。淀粉可以炒菜勾芡，做拉皮，做片汤，做粉条，包粉面包子，怎么吃都好吃。三喜找王山商量，是因为王山家仓房大，适合做粉坊。王山很高兴，大咧咧地说：“行，咋整都行！”

决定了合伙拉粉，两家的女人搬着手指计算一斤土豆出多少粉，一斤淀粉多少钱，算来算去不大算得明白。不过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。否则，眼见天越来越冷，这么大一堆土豆，根本过不了冬。她们还是很激动。王山媳妇腆起肥胖的肚子夸赞三喜脑袋就是好使，那老不着调的王山该学学才是。

需要做的事情太多，三喜把两家用能用的东西都翻出来。铁皮，钉子，木棒，纱网，废车胎……村里许多人来看热闹，有人贡献出自家的皮管塑料管之类的，希望三喜的粉坊能够早点开工。他们看到三喜钻研的样子很是羡慕，那么小的脑袋到底装了多少门道呢！三喜却是臭脾气，时常为在厚铁皮上凿歪一个眼生气。那是整个设备非常重要的部分，正面凿眼，反面用，那些凸起的尖角铁可以把土豆磨碎。三喜一生气就骂人，不管身边站着谁，被骂来由地骂上一顿，倒也不生气。经常被骂的是王山，王山只是嘿嘿笑，王山媳妇争理，如是往日，三喜火爆脾气上来早就甩手不干了。王山媳妇一根柴禾都要计较，三喜望着满院子土豆，担心她搅和，就瞪着眼睛忍了。

人们似乎忽视了冬天的威猛，寒流猝不及防到来，席卷了角角落落，几场雪过后，河水封冻，野地苍茫，天地一片肃穆。看热闹的人们忙着回家搭炉子，烧火墙，三喜和王山两家人更忙不过来了。

坚决不能让土豆受冻，只能再一筐筐折腾到屋里，东屋西屋加上灶屋三间房，处处是土豆，上炕睡觉也要从土豆堆上爬过去。两家人一面忙着折腾土豆，一面忙着给粉坊搭炉子。粉坊空间大，一个炉子不够，搭了两个大炉子。两个炉子同时生火，三喜的半成品机器才能实验运转。不然，不是水管结冰就是皮带打滑，手脚僵硬，手上如果有水，摸到哪块冰铁，立即被粘掉层皮。几天下去，柴垛一天比一天瘦，柴油一壶接一壶往拖拉机油箱里倒，王山媳妇渐渐算明白细账，不干了。“消耗这么大，还不如三分钱卖了，不成不成！”王山媳妇把和王山一样硕大的身躯挡在仓房门口。她趁着王山不在家，把三喜起早贪黑好不容易做好的漏斗踢坏了。这是最后一个部件，三喜已经做好了粉碎桶、筛网、滤网、滑轮……三喜累得头昏眼花，嘴唇起了燎泡，手上处处是新伤旧疤。女人看了心疼，即使明白账是那么个账，也不忍心阻止。她小声劝慰王山媳妇，生怕三喜牛脾气上来，为这不值钱的土豆，闹得两家不愉快，以后日子还长。

三喜却没理会王山媳妇，他看一眼被踢坏的漏斗，点上一支烟，慢悠悠踱步去了场院。他感到头有些疼。三喜突然好起来的脾气使女人吃惊，女人生怕三喜憋出病来，让王山媳妇再好好想想，粉坊马上开工了，现在停下来，土豆受不住，更划不来。王山媳妇就搬起指头，两个女人坐在火炉旁一笔一笔算账。

场院还有些屋子没装完的土豆，三喜推开浮雪，手从几层棉被里探进去摸出一个土豆，发现没受冻，心里踏实了些。他站在场院默默抽烟。他已很久没这样好好抽上一根烟了。有辆东风车开过来，他想，是来收玉米的吧。不曾想，东风车是来收土豆的，八分钱一斤。车里的男人朝他大喊：“最后一个机会，再不来了，该卖就卖了吧，八分呢！”他心里升起一簇簇火苗，想狠狠骂一通，再冲过去用土豆塞住那个人的嘴，让那人再也无法叭叭地叫。可他浑身一点力气没有，头沉得抬不起来，嗓子也疼得要命。他想走开，眼不见听不着心里会好受些。转身回屋的时候，他看见两个女人从屋子冲出来，冷汗突然冒出来渗透了脊背。她们很可能张罗着把土豆卖掉，别说八分，就是五分她们也很可能卖掉！他倚在房檐下，浑身酸疼，骨节像要断了。他扶着窗台，仰头望天，心里一声声祈求。争一口气吧，不能卖，不能卖！

两个女人一胖一瘦，她们很快冲到汽车跟前，王山媳妇双手叉腰，把所有怨气都撒在收土豆的人身上。她们把车里的人狠狠骂了一顿。她们用她们的方式把东风汽车赶跑了。谁知道她们怎么就想通了，可能又算明白了哪笔糊涂账！三喜咧着嘴哑地笑笑，寒冷使他不不停哆嗦，他想去热炕头上躺躺，实在太累了。走到屋门口，爬上土豆堆，怎么也爬不动，他把手搭在炕沿，躺在

土豆上睡着了。

女人回来时，发现三喜的嘴唇紫红，一摸额头，烫得吓人。吃药打针输液，几天不见好转。三喜就拖着病歪歪的身体重新做漏斗，王山媳妇殷勤地忙前跑后，埋怨自己脑袋莫，捣乱了乱。三喜的脖子看起来更长了一寸，一张小脸瘦得巴掌大，人们都说三喜是被土豆累成这样的，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土豆，争那口气到底值不值，真是干活不要命了！

进入隆冬，两家人的粉坊终于正式开工。王山家仓房里的早晨，热气和太阳一起升起，车底的篝火烤化了四轮车冰冻的油箱，三喜和王山用粗绳拽着把，嘎通嘎通摇响了发动机，院子就热闹起来。闺女和几个孩子一筐筐装土豆，王山洗土豆，三喜看机器。两个女人有些激动，这抓一把那摸一把，找不到干活的主心骨。发动机的皮带连接轴承滑轮，带动粉碎桶，绞碎的土豆末沿着来回抖动的筛网，被流水把淀粉带到滤网，过滤后的水淀粉最终流到缸里，沉淀不了多久，舀出表面的清水，剩下的淀粉装进纱布袋子，慢慢沥干。机器看起来简单而简陋，像瘦骨嶙峋的灰螳螂，伸展着不灵活的腿脚。人们就有些怀疑，这能磨出粉来？

在凛冽的空气中，王山家的仓房不时端出一盆盆白雪耀眼的淀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发出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马兰店。场院的土豆便有了神采，它们身上的麻点变得神秘而有魅力。看热闹的人们撇向仓房的眼神也有了内容，他们觉得三喜做的拉粉机真不是那样简单的。

三喜让女人把沥干的淀粉摊在炕上，他梗着脖子说：“让土豆自己歇歇，谁能赶上它们白，它们一点也不贱！”

有人打听到淀粉价格，比平时低得多。他们把这消息告诉三喜，三喜又是一梗脖子：“管它啥价，没打算卖，争一口气，看看吧，它不会烂了！”

王山家的仓房从早晨开始，两台四轮车轮番上阵，深夜才停。每当夜归于寂静，离王山家近的人们就想象着白花花的淀粉从仓房流淌出来的情景。那些粉铺天盖地，连天上的星月，把马兰店的夜照得通亮。三喜有骨气，真是给土豆争了口气。人们夸赞三喜的时候，女人心疼地朝三喜努努嘴。“都成啥模样了！”

节气到大寒，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空气仿佛结成寒冰，风吹在脸上，像被谁狠狠扇着巴掌。天和地承受不住，时不时抖两下，星星就越来越少，地裂子越来越多，蛇一样曲曲折折，不知爬向哪个墙缝。三喜和王山的额头随时冒着热气，大半个棉裤腿被淋来洒去的水浸湿冻得硬邦邦的，一走路咔嚓咔嚓响。好像腿上挂着锋利的刀叉。有时，他们在腿上缠一圈塑料布，到外面弄弄机器的工夫，塑料布冻脆，走几步便成了参差不齐的碎片。三喜和王山一走路，稀里哗啦响成一片。

(未完待续)

旧事

# 谚语里的村庄

· 李清

在我生长的那个村庄，小时候，跟着父母在田埂上劳动，随伯伯们在墩子上乘凉时，耳边总萦绕着一些朗朗上口的句子。那时只觉得有意思，长大后走出村庄，历经世事浮沉，再回头想起那些话时才发现，每一句谚语都是一条通往家乡的小路。沿着这些小路走进，我看见了最完整的村庄。

村庄的记忆，不只藏在祠堂的梁柱里，也不只刻在墓碑的文字上。还有一种口口相传的记忆——谚语。它们是乡村居民用最简短的话说出的最长道理，藏着村庄的精神世界，是村庄珍贵的声音化石。

村庄的底色是勤劳。记得村里的老人常说：“庄户人家，勤劳为大。”在乡村的价值排序里，“勤劳”从来都是第一位的。当然，聪明是好事，机灵是本事，但如果没有勤劳打底，一切都会被认为是花架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天天还没亮，大人们就已扛起锄头，背着竹筐，走向田间地头。庄户人家深知，土地不会骗人，你流多少汗，它就回馈你多少收成。

如果说“勤劳”是村庄的手脚，“读书”就是村庄的眼睛。村里的老人说：“庄户不读书，好比瞎眼珠”，甚至“养儿不读书，不如养条猪”。这两句话听起来粗糙，却道尽了村庄对读书的重视。我们村里过去曾有过学堂。在村里，谁家的孩子爱读书，成绩好，会得到全村人的称赞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县高中，亲戚会送来礼品，献上祝福。这些年，村里走出了不少大学生，他们带着村庄的期盼走向了更远的地方，但无论走多远，都记得村里老人好好读书的叮嘱。

村庄的秩序藏在风俗里，谚语就是风俗最好的注脚。“一村有一俗，十里不同风”，在我的家乡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附近村拜年的日子就和我们村不

太一样，大河北边娶亲的规矩也和我们村差异巨大。我们村过年有舞龙的习俗，而隔壁村过年更爱唱戏，搭起戏台，能从大年初一唱到正月十五。不同风俗就像不同村子在漫长时光里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衣裳。

村庄的温度，来自邻里之间的往来。“亲戚篮换篮，邻里碗换碗”，就是这份温度最好的写照。在村里，大家之间就像一家人。东家做的米糕刚出锅，就会拿起几块送到西家，西家的蔬菜长成了，摘一把最新鲜的送到东家门口。我记得小时候，还曾到邻居家借过盐，借过桌凳。那些来来往往的篮子和碗，装的是烟火气，藏的是人情味，也让村庄成为有温度和归属感的地方。

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。那些关于归乡的谚语，就是牵引游子回家的线。“八十公公要祖家，九十婆婆想外家”“麦梢黄，女看娘，女不看娘麦不黄”这两句，道尽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念旧与牵挂，也道尽了村庄与游子间剪不断的羁绊。

村里出生的老年人，哪怕活到八九十岁，头发花白了，步履蹒跚，在外地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只要一闭上眼，心里想的还是小时候的李家墩。二十年前我父母搬到镇上住，离老家村庄不到两公里远，可母亲觉得离开了“衣胞之地”。当时我觉得有些好笑，现在才懂得，有些地方，一生都走不出去。

在老家，每到麦梢黄熟季节，出嫁的女儿无论路途多远，都会赶回娘家看望母亲。“麦梢黄”是大自然的信号，“女看娘”是人情的约定。所有嫁出村的女儿都有一位“娘”，她既是生养自己的母亲，也是母亲所在的村庄。

如今，老家很多人离开村庄，进了城，不少曾经耳熟能详的谚语很少听到了。千百年来，这些谚语撑起了村庄的根与魂。我相信，只要这些“老话”还有人传诵，只要还有人记得“庄户人家，勤劳为大”，记得“麦梢黄，女看娘”，那些村庄就没有真正消失。

07

甘肃日报

# 文学

2026年5月11日 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洋仁  
校对 傲昂嘉措  
版式设计 边强

新闻热线  
0836-777385  
投稿邮箱  
garb@gznews.com

